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中国 维吾尔历史文化 研究论丛

主 编 刘志霄
副主编 郎 樱
钱伯泉

2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

编委会成员

主任：阿不都萨拉木·阿巴斯

副主任：刘志霄（研究员）、苗普生（研究员）、阿布都秀库尔·吐尔地（研究员）、郎樱（研究员）、乌依古尔·沙依然（研究员）、伊敏·吐尔逊（编审）、耿世民（教授）。

委员：任一飞（研究员）、钱伯泉（副研究员）、穆合塔拜尔（女，教授，乌孜别克族）、吴福环（教授）、伊布拉音·穆提义（研究员）、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研究员）、艾则孜·玉素甫（副译审）、吐尔逊·阿尤甫（教授）、穆合白提·喀斯木（副教授）、力提甫·托乎提（副教授）、厉声（教授）、王炳华（研究员）、伊德力斯（副研究员）、克优木·霍加（研究员）、买买提·赛来（教授）、买买提·祖农（教授）、艾山·马木提（教授）、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教授）、刘宾（研究员）、张宏超（副研究员）、哈孜·艾买提（教授）、伊明·艾合买提、周吉（一级作曲）、努斯勒提·瓦吉地（一级作曲）、王小云（一级编导）、陈宗振（研究员）、哈米提·铁木尔（教授）、阿不都热吾甫（教授）、阿合买提·帕萨尔（译审）。

目 录

历史长河中的新疆	刘志霄(1)
对于深入开展维吾尔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魏良弢(9)
西州回鹘国汗族的变迁 ——释西州回鹘国史中的禅让之谜	钱伯泉(13)
大小和卓服叛对乾隆制定回疆统治政策 的影响	管守新(28)
近代新疆历史文物流失问题评述	白振声(42)
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简论维吾尔察合台文学	郎 樱(47)
沙俄迫迁我国新疆伊犁维吾尔人移居 俄属中亚问题研究	李 琪(65)
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文学概说	热依汗(88)
国内关于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的 研究概述	桑 荣(105)
略论伊斯兰教与维吾尔文化	陈国光(117)
维吾尔族麻扎朝拜研究	韩忠义(134)
《五体清文鉴》维吾尔文词条结构 分析	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47)

回鹘文文献研究现状及发展设想

..... 吐尔逊·阿尤甫 张铁山(158)

古代突厥语的语音和谐规律

..... 买提热依木(190)

我国察合台维吾尔语研究状况

..... 玛丽亚木·买买吐尔逊(221)

试论维吾尔文学古籍译介出版的成果

及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王一之(241)

历史长河中的新疆

刘志霄

编者按语：2000年6月10日，是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主编刘志霄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本刊特发表他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中亚文物信息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历史长河中的新疆》，以示怀念。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印象中，新疆是与荒凉、空旷、孤寂等同在一起的。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所表达的，正是这种萧瑟、沉郁、苍凉中生出的绵绵凄愁。

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许多不曾来过新疆的人，也常常这样提问：“听说新疆冷，对吗？”我告诉他：“是的。阿勒泰专区的富蕴县和青河县的绝对温度可以低到摄氏零下52度。但是，吐鲁番盆地的绝对温度曾经高达摄氏49.6度。”他们还问：“听说新疆沙漠很大，对吗？”我告诉他们：“是的。准噶尔盆地中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面积为四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塔里木盆地中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为三十二万多平方公里，足有我们中国的三个江苏省大。然而在新疆仪地表径流量和地下水量，就相当于黄河、淮河、海河的总水量。在天山南部，著名的塔里木河奔腾激荡，雪飞玉溅，一泻两千多公里，号称世界第一大内陆水系。”

这些简短的回答所蕴含的启示，相信已经使你感情沸扬，从有限的感触去遐想无限的天地。

但是，如果你愿意沿着历史的长河，寻觅我们的祖先在这个空间活动的痕迹，那么，你还会立体地看到新疆那巍峨的外观，磅礴的气势，斑斓的色彩和迷人的旋律。

从昆仑山载入《穆天子传》的遥远的古代起，新疆的山川就成为人们想像力的对象。有人借它以寄壮志，有人借它以泄豪情，有人借它以修来世。

新疆面积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山地占去了百分之四十四。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拱卫着它的西部，岗峦叠嶂的昆仑山屏障着它的南部，逶迤蜿蜒的阿尔泰山屹立在它的北部。雄伟的天山自西向东横贯其中，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

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已经查明新疆的高水储存量达两亿立方米。它们通过遍布天山南北的七百多条河流滋润着这片大地，使新疆成为亚洲最早兴起农业和畜牧业的地区之一。

葡萄、苜蓿、棉花是最早传入中原区的新疆农作物。西汉的时候，已经是“离宫别观尽种葡萄、苜蓿极望”（见《史记》）。《梁书》记述棉花在中原地区传播的情景时说：“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显然，棉布正在起到货币的作用。

曾几何时，天山南北是我国古代游牧部族逐水草而流徙的“天国”。塞人、羌人、大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丁零人的历史，都是和这个地区一起载入史册的。

特殊的战略地位最早体现了天山南北的价值。

从公元前1世纪匈奴在天山南部设僮仆都尉、西汉设西域都护府算起，到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不论是中央集权的当局，还是地方分权的当局，都力图直接统辖或控制天山南北地方。他们或着眼于防范，或着眼于制肘；或着眼于粮秣，或着眼于扬威。

匈奴据有天山南北，是为了联合羌人对汉朝构成自北、自西、自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西汉进军天山南北，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打破三面受围的状况。

柔然将天山南北视为粮秣和财政的源泉。

囊括亚洲三大草原——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中亚草原的突厥汗国以天山南北为其行政中心之一。

唐朝设安西四镇将它拓土扬威的事业推向顶峰。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两位文化巨匠，在11世纪分别完成了维吾尔族历史上的文化硕果《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

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从天山北部步入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的位置，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统治者。

一些游牧部族的迁徙和征战，早已把天山南北同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是，公元前150年左右，大月氏人自天山南北西迁，瓦解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极东属地——大夏（巴克特里亚）。若干年之后，当大月氏人在印度建立起贵霜王朝的时候，大月氏以及大月氏一度生活过的天山南北成为最招物议的对象。因为，正是由于贵霜王朝的推动，佛教才得以从一个地域性宗教逐渐而成为世界性宗教。

公元1世纪末，匈奴的部分后裔在其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长驱伏尔加河流域、斯堪地那维亚半岛、日尔曼平原，成为导致罗马帝国奴隶制度瓦解的原因之一。

6世纪末，自天山北麓西进的部分柔然部众云集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廷城下，战旗猎猎，枪戟并耀，使西方人第一次目睹了东方武装力量的雄壮和猗丽。

公元1125年，在黄河以北败于金朝的辽朝王族耶律大石，自

今北京出逃，在吐鲁番盆地得到资助，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得到生聚之后，建立了包括中亚和天山南北在内的西辽王朝——喀喇契丹。公元1141年，西辽王朝军队在今阿富汗境内的迪尔干河畔与伊斯兰联军作战获胜，使西亚诸国为之震惊，出现“谈契丹色变”的景况，并造成了历史性的误解，使世界上的一部分居民至今习惯于用“契丹”一词的各种音译称呼中国。

1219年秋，天山隘口塔里克峡谷突然旌旗翻飞，铁骑成云，成吉思汗率领的十八万蒙古大军跨谷越岭，腾跃而进，似出峡的山洪，汹涌澎湃，聚集在伊犁河谷地，听从成吉思汗最后部署战斗序列。因此，在记述成吉思汗西征的各种文献里，伊犁是作为重要的地点载入了史册的。

将天山南北与成吉思汗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点是，当蒙古军队鏖战的呐喊声响彻世界大部分地区上空的那严峻的六年间，天山南北是唯一免于战火的地方。探索这个原因的兴趣，促使许多人不得不仔细研究、了解天山南北当时的地位和处境。

竖看起来，写在新疆历史上的这些时而使人眼花缭乱，时而使人撕心裂胆的充满力度的事件，似乎是孤立的，偶然的。但是，横看起来，它们都是有关联的、必然的。

除了文字的记载，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还能看到那个历史时代的痕迹吗？是的，能够看得到。你仔细地看，夕阳中形单影只，孤立于沙漠中的烽火台遗址；茫茫戈壁，上，徊转远逝的深深车辙……

然而，如果你想真正领略这昂扬的画面，含蓄的意境，那就得部分靠你渊博的知识，部分靠你丰富的想像力了。

现代交通工具的技术水平虽然早已淹没了这些历史遗址所标志的古代交通线的意义。但是，这条古代交通线在沟通世界东西方最早联系方面所作的历史贡献，是永存的。

在这条交通线上，喧嚣过内怀激奋的金戈铁马，驰骋过雍容

华贵的政治使节，蹒行过风尘仆仆的商运驼队和舍身求法的虔诚僧侣。到了近代，人们赋予这条交通线一个诗情浓郁的名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个情景交融的名称体现了人类本能的情感倾向。人们摒弃了这条交通线的战争意义，而赞美了它疏通经济、联络文化的意义。

借助于这条交通线，我国发明的印刷术传播到了非洲和欧洲大陆，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任何一部叙述宗教历史的著作，都无法忽视天山南北在传播宗教方面的作用。佛教、摩尼教、萨满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曾把天山南北当作过中继站。

宗教，尤其是佛教，给天山南北带来的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还有文化和艺术的启迪。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土拉、伯孜克里克等著名的佛教石窟寺群（千佛洞）中的佛教故事壁画璀璨夺目，辉映典雅。不论是构图、用光、色调，还是表现手法，都呈现出清新、机趣，以及适度夸张的万千景象。尤其是佛陀的形象，端庄平稳、雍容大度、开阔雄壮。

公认的结论是，新疆的佛教石窟艺术是我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源头。因此，可以说新疆的石窟艺术是我国美术史上的范本之一。

也许你已经留意到，有关新疆的一些重要记述，是同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历史人物的个人事迹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疆是成全他们个人业绩的重要场所。

张骞从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起，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及中亚各地。而他的属下则远达伊朗高原，甚至地中海沿岸。后人给张骞以极高评价，将沟通丝绸之路的丰功伟绩，归于张骞的名下，定论为“博望凿空”。

班超从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起，留职西域三十一年。他凭着东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也凭着他军人的果毅和政治家

的气度，使东汉王朝在天山南北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稳定统治。而班超本人也闻名遐迩，成为蜚声史籍的人物。

沿着丝绸之路，禹禹独行，西天求法的佛教徒表现出来的笃诚、顽强和坚贞，更使人折服和惊讶。

公元399年，法显以63岁高龄，与慧景等人结伴，从长安启程，出河西走廊，过玉门关，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焉耆。然后，向南横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和阗。法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们穿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艰辛，他说：“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联想到一千五百年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急极狼狈，踉跄走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窘像，60多岁高龄的法显所概括的这句话里，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和苦楚。

法显后在和阗停留了一个时期后，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帕米尔高原，绕道河中地区，抵达印度，实现了他西行求法的宏愿。法显后来取道海路回到祖国。法显留下的《佛国记》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记实性游记。

只要提到那脍炙人口、妙趣横生的《西游记》，人们就会联想到那位诚朴谦和、豁达善良，但多少有点过愚的唐僧。这部真实与虚构浑然一体的古典名著，就是以玄奘西行求法的事迹为素材的。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玄奘自唐朝都城长安出发，首途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然后，沿塔里木盆地西行，过焉耆、库车、阿克苏，出乌什，绕道河中地区，入印度。玄奘在印度求法十余载，获得巨大成就，于贞观十八年（644年）末启程回国。玄奘从塔什库尔干入境，出帕米尔高原，走喀什噶尔、叶尔羌，沿塔里木盆地东进，贞观19年（645年）正月24日抵达长安，唐太宗在长安城郊为玄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刻，你眼前也许正浮现着丝绸之路的轮廓：喧嚣、尘埃、孤

寂；车仗、驼铃以及化缘的阵阵木鱼声。

稍许了解新疆的人，都喜欢用歌舞作新疆的第一大标志。用瓜果作新疆的第二大标志。

这个认识是无可非议的，新疆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歌舞之乡。

生活中的佐证是，在新疆，不论在林木葱郁的乡间小路上，还是在岚烟飘浮的辽阔草原上，你都有机会听到歌声，看到舞蹈。这歌声来自维吾尔，来自哈萨克，来自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等兄弟民族。

作为历史的证据，首先要援引我们已经相识的那些佛教石窟寺群。不知道出于什么用意，创造了辉煌石窟壁画的艺术大师们，在那些庄严肃穆的佛祖组画中，留下了许多音乐家和艺术家的形象。同佛陀凝重、端庄的风度相反，艺术家们的形象多表现为华丽、健美、奔放。尤其是女性歌舞者的形象，柔媚、纤巧、富有魅力。它说明，当时的新疆歌舞给画师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画师们早已“胸有成竹”了。否则，是不能期望画师们完成如此得心应手，如此娴熟传神的作品。

隋唐等中央集权王朝将西域的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先后列入宫廷乐的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新疆音乐的声望和价值。

今天被赞誉为“东方音乐史上巨大财富，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颗明珠的《十二木卡姆》”，汇集了源远流长的西域乐之大成。如果你有机会聆听《十二木卡姆》的演奏，即使你是第一次聆听，也会和周围的人们一起产生强烈的内心共鸣。

你仔细品味。庄重处，慷慨激昂，英气冲天，似有抵御淫威的气节，震聋发聩的威严。婉转处，情意绵绵，哀思淡淡，令人回肠荡气，饮泣洒泪。激越处，酣畅淋漓，似星飞电转，春雷轰鸣，形成旋律和情感的风暴中心，激励你勇敢、坚韧、呼啸前进。

此刻，相信你们已经有了共同的感受和认识：新疆体现了祖

国壮丽的山河，新疆体现了祖国辉煌的历史，新疆体现了祖国灿烂的文化。而这一切，都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拓的，共同缔造的，共同积累的。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会继续前进，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更加辉煌的业绩。索解其原因，答案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千百年来凝聚、营造并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最浓厚的情感。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处逆境而不馁，陷绝域而复生的强大的凝聚力之所在。

谢谢诸位。

1997年5月，于中国新疆乌鲁木齐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对于深入开展维吾尔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魏良弢

近代以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维吾尔历史文化的研究虽有过曲折，但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促进维吾尔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把“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改名为“维吾尔学”，相应的“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也改为“中国维吾尔学会”，如同藏学、蒙古学一样，其实原苏联就称为维吾尔学（уйгурведение）。不要一听说“学”就联想得那么多，主要是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同“敦煌学”、“西夏学”一样，需要跨学科地进行综合研究。从古文字到古乐谱，从古矿物到古药方，没有一个综合研究性质的“学”，仅是个别研究，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难以培养出真正大师级的学者，这就如同对古代汉文化的综合研究称为“汉学”或“国学”一样。改一下名，会对维吾尔古文化的研究带来好处，“名正言顺”，古人说，“必也正名”。

二、加强基本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这点在研究会的章程中已明确规定。新时期以来，维吾尔的基本典籍整理、翻译和出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无庸讳言，较之藏学、蒙古学的差距甚大。只要我们走进美术馆附近新开业的三联书店图书大楼看一看，就会深感自己任重而道远，那里藏学书籍有两个专柜，而

关于维吾尔学历史文化的书籍却难得见一本，更莫说其古籍的汉译了。在这里我建议，维吾尔典籍要加强汉译和出版。要使维吾尔学成为一门国际学科，首先要有坚实的资料基础，并译为通用的语言，先成为国内的显学，才能发展成为国际学科。如《蒙古秘史》（或译为《元朝秘史》），早在明代就有了汉译，而后由汉文再转译成世界各种文字。现在蒙文的典籍、藏文的典籍差不多都译成了汉文，不仅发扬了民族优秀文化，而且也推向了世界。但是维吾尔的典籍，到目前只有《福乐智慧》全文译成汉语出版，而《拉失德史》和《真理入门》只是节译；至于大名鼎鼎的《突厥语词典》时至今日还未见到汉译本，作为叶尔羌汗国基本史籍的《楚刺思史》更是一直未列入整理、翻译和出版计划。我认为，维吾尔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汉译、注释和出版上述典籍的学术性版本。典籍的翻译、注释和出版是一项极其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它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要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很强的科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已有的维吾尔学研究成果通过注释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把维吾尔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把维吾尔优秀文化完整地、科学地介绍给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彼此沟通，相互学习，加强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安定团结，这是一项学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工作。目前国家古籍整理正在进行着一项大的工程，即对二十四史进行新注和出版，建议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不失时机地组织专家，对维吾尔典籍进行汉译和注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于2000年前出版三四部维吾尔典籍，把维吾尔学研究推向更广大的天地，迎接下一个世纪维吾尔学的大发展。

三、组织人力出版一套研究丛书，研究会已有这方面的工作计划，并且付诸实施。这里我只建议一点，就是一定强调精品意识，不能搞“短、平、快”，必须反对粗制滥造。为了把好关，成

立一个编委会是必要的。编委会一定要把关才行，不然就是虚设。研究会第一批项目都是很重要的，是基础工程。特别是《文献题录》，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细致的基础科研工作，是一项服务于大家的积功德的工作。一个学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资料。

四、办好一个维吾尔学研究的核心学术刊物，在研究会的章程中已做了规定，叫“会刊”，但在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报告中叫“学刊”，我觉得还是叫“学刊”好。刊物的名称叫《维吾尔学刊》，要比《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刊》更为反映实际；第一，从字面上讲，“学刊”比较开放些，即不只是会员的园地，而是一切维吾尔学研究者 and 爱好者的园地；第二，“学刊”比“会刊”要学术气一些，这个名字更容易走进学术界和走向世界。办好一个学术刊物的关键是稿源，有了充足的稿源才有挑选的余地，才能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从而进入国家核心期刊行列。一旦成为核心期刊则稿源也就不成问题，刊物也就进入良性循环。因此开头几期如何保证稿源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建议研究会对会员向《维吾尔学刊》投稿做出适当要求。

五、依靠国务院、国家民委、国家教委建立维吾尔学图书资料中心，如同蒙古学，在内蒙古大学建有全国蒙古学图书资料中心一样。维吾尔学应在新疆建有全国维吾尔学图书资料中心。

六、集中必要的学术骨干力量（包括聘任）建立维吾尔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争取把维吾尔学增列为二级学科，如同蒙古学、藏学一样，这是一个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博士点的建立将有力地促进维吾尔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人类历史已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当它成为一个封闭体系时，就会凝滞、倒退、萎缩，以至衰亡。具体到一个学科，学术史也同样反复证明了这个真理。当一个学科处于封闭体系状态时，就会以自我为坐标，失去参照系。回顾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维吾尔学的研究历程，如果从

更深的层次加以考察，造成今天它与藏学、蒙古学的差距，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毫无疑问，这一点研究会的领导们是意识到了，所以在《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通讯》专辑中一再强调“加强国内外学者之间学术交流”。以上所说，书生之见，仅供参考。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西州回鹘国汗族的变迁

——释西州回鹘国史中的禅让之谜

钱伯泉

西州回鹘国早在公元 850 年左右即初具规模，直至 1209 年投归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前后存在了 350 余年之久。从元朝留下的一些历史记载看，这个地方割据政权的汗统曾经发生过变化。认真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对理清维吾尔族古代史的一些疑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州回鹘国前期的历史及其汗统

公元 840 年，由于连年天灾人祸，强大的回鹘汗国在黠戛斯人的攻击下崩溃了，天山南北被黠戛斯人的同盟者吐蕃所占领，迁居西州（今吐鲁番盆地一带）多年的回鹘人一时成了吐蕃的属部。

公元 848 年，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土豪张议潮发动起义，赶走当地的吐蕃统治者——节儿（节度使），迅速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肃州（今甘肃酒泉市）、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两年后，张议潮又出兵西征，收复了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这时，在张议潮的支援和帮助下，西州回鹘的莫贺都督和安宁宰相也举兵赶走了吐蕃统治者，使部众获得解放。次年，张议潮派使者吴安正等人朝长安，唐朝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莫贺都督和安宁宰相也派使者与沙州使团一起入朝长安，唐朝任命他们为高级军官。唐朝给西州回鹘首领的任命书是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杜牧草